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 第七回 靠虛火施司務揚威 為乾兒宋媒婆出力

卻說梁裁縫回到家里，已是不早，將近上燈的時候，周升已在那裏候了許久了。梁裁縫一見就恭喜道：「你老爺的事，十成裏有了八九成了，再等幾天看罷。」果然不到十天，就委了一個糧臺上的收支。這個差使，也算是個極好的差使。余念祖極為感激梁裁縫，梁裁縫也就把這二千兩的一筆款子笑納了。那年正是中外打仗的時候，捐輸減了價。梁裁縫一想，這件事眼下是糊弄過去，但是，二千兩頭買一個差使，余念祖就是痴呆，也還不至於痴呆到這樣。他來問過幾次，我聽說是這個差使，祇算遮人耳目的事。不然，你也沒有當過一項差使，怎麼立刻就出去署事？要是一半年裏余念祖得了缺，自然是不敢來追究銀子的下落。倘若就這樣下去，恐怕余念祖不肯干休，那時反為不美。我看做官也是件容易事。我本來還聚了幾個錢，他又交給我一千多銀子，那張借票就算是張廢紙，盡現在的捐個把知縣，已是綽綽有餘。我不如替我兒子捐了一個知縣，到遠點省分裏去。我想廣東地方有錢，很可以去得。不過想有差事，似乎也不容易，聽說那裏的候補官，直截有五六千多。要是像這位余念祖，幾年不得事，豈不把老本都吃掉了麼？躊躇了好幾天，纔決意的替兒子捐個府知事。捧了一大筆銀子，托人去上兌。

他兒子名叫有信，年紀二十四歲，讀過三年書，西瓜大的字也認得有一石。官場現今本不講什麼識字不識字。況且，梁有信又是個小老爺，更是不關緊要。等到領了照，把各路的帳目清了一清，又把這扇招牌賣了幾百塊錢，也沒同周升提起，帶了家小，一徑到廣東去了。

廣東的地方是賭風盛行，擺賭攤子的，城中不下幾千處。梁有信每日帶了三塊洋錢，到一個賭攤子上去，下一塊錢，或是打：，或是打二，一天祇認一門。要是一下著了，這天有了三塊錢，也就夠敷衍三天了。要是不著，再走一家，還是照前的樣子打。前頭打的要是四，還是打四，難得三下都得不著。就是不著，他還有從前打到餘下來的，也可以勻著用。所以，家裏的零用不到不消說得，是盡夠的了，還有餘。

有天，梁有信正在一個攤子上看了一看，想去打四。忽然，背後爬上一個人來，拿了十塊錢打四。梁有信看得四好，也把一塊錢放在四上，那個人把眼斜著看了梁有信一眼。一回開出來，一看卻是三。那人登時放下臉來，囁道：「人家打四，管他什麼事？也要來舔屁股。如今，害得我也不著了，天下竟有這種渾小子。」梁有信也不理他，就走了出來。換了一個地方，還是他的老門道，依舊是打四。那人卻已跟了過來，看了看注碼，都是麼、二、三的，大約好有六七十塊錢，四上就祇一塊洋錢。那人又摸出十塊錢，押在三上，又問了一聲：「四上這塊錢是那一位的？」梁有情接口道：「是我的。」那人看見，就是方纔同他在那個攤子上同押四的人，心上大不高興，連忙回過頭吐了一口唾沫。那時得開出來一看，果然是四。那人大怒說道：「明明是個三，被他這個混帳東西一塊錢壓了去的。這些錢你們都收回去，所輸的通叫那個崽子賠。」擺攤子的兩手按住，早已把錢擄了進來道：「那就不成話了，這寶久已搖定了，那裏就會壓了去？」那人更怒，擄起袖子，惡狠狠對著梁有信搶過來，想要打他的神色。梁有信連忙躲開，又對擺攤子的道：「存在你處，我明天來取罷。」說罷，回頭就走。那人要追著去打，早被旁人勸住，還祖宗八代的罵了一大頓，梁有信祇當沒有聽見。那人看見梁有信走遠了還在那攤子邊混吵。早有人過來勸說，把那人的十塊錢依舊還了他，那人方纔把氣平了，又到別的攤子上打三去了。

原來這個人姓施，叫子順，向來剃頭為業。剃頭的手藝卻不壞，在廣東撫臺衙門裏吃一分工食。因為這位撫臺有一個古怪脾氣，他剃頭是祇許剃頭的一手動，自洗頭、剃髮、光臉、剃胡子，不許剃頭的用另隻手。多少剃頭的都做不到，祇有這個施子順，單會這種手藝，還另有一種推拿的功夫，也是極好的，撫臺身上要有點不舒服，非得他推拿幾下子不成。他本是京裏人，撫臺外放知府，就帶了他出來，一直升道臺、臬臺，轉藩臺，升撫臺，都是他跟著，也算是舊人了。在衙門裏日子久了，一切情形都也熟悉，便在外邊搖搖撞撞，無惡不作，甚至於說是替人家求缺、求差。也有人上他的當，到後來都不敢發作，祇自認晦氣。他生性是最歡喜聚賭，可是最怕輸，輸了便有許多的賴皮法子。因此大家都怕他，這些擺攤子的，尤其見了他頭痛，卻又不敢得罪他，現在已求著撫臺，賞了他一個五品功碑，居然也是水晶項子，他便做了袍套，買了一副補子。

他在廣東的時候久了，已娶妻生子，一樣在外間賃了房子，房子門口貼上「施公館」的條子。家裏也用著男的、女的好幾個，都稱他為老爺，他的女人就稱太太，氣派很不小，仿佛是什麼候補道府的樣子。有時候出來，也還坐轎子。撫臺也有點曉得，教訓過幾回，他亦如同無事一樣。

他隔壁有一個媒婆子，姓周，娘家姓宋。本來也常常走動衙門，到得這位撫臺手裏，更是走動的勤了。這個媒婆子非但會說會講，有幾分姿色，他還有個降神本事。撫臺的太太時常有病，每逢發了病，一定要宋媒婆去請神，求了方子，服下去就好。因此格外待他好，竟是一天不能離開。《四書》上有句話是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。」這兩個人就裏勾外連的朋比為奸，鬧的不成樣子。廣東官場的人，奔走這個媒婆子門口的，十停裏到有八停。一天少說點，也有四五十乘轎子。有的見，有的不見，還有一種下流東西去拜乾娘的。逢年逢節送的東西，堆積如山，都不必說。

這天施子順打賭攤子上回來，踱到這邊，施子順說要開賭，宋媒婆就答應了，派了幾個用人，分頭去招呼人，不到兩個時辰，早都已一個一個的來了，宋媒婆叫他兒子有福去陪客。宋媒婆年紀不到四十歲，早已嫁過五個男人。這個有福，還是宋媒婆第二個男人生的，因為家裏沒有人，宋媒婆就領了過來。現在，宋媒婆因為已經嫁了五嫁，自己發過誓永不再嫁人了。有福陪著客，裏面一邊收拾開賭的桌子，一切齊備，方把大家請到裏面去。

施子順躺在炕上抽煙，不過略略抬抬身子。宋媒婆偏做出一種殷勤的樣子，一個個都應酬到，方纔請施子順坐上去搖莊。搖了一莊，施子順輸了五百塊錢，已經有點面紅耳熱起來，嘴裏已很有點不乾淨了。大家曉得，他最是怕輸的，祇得大家商通了，作偽詐輸。怎樣叫詐輸呢？等他要開寶盆的時候，大家就拚著命揀那注碼頂少的一門喊。譬如，明明開了二，二上的注碼多，便叫三，其餘都是如此。一連二十下，施子順不但不輸，反贏了千把塊錢。偏偏有一個不知輕重的候補知縣馬廉，他因為自己要顧本，卻都是冷門上下籌碼。到得四更多天，方纔歇手，也有輸一二百的，也有輸二三百的，祇有馬廉，非但不輸，倒贏了六百多塊。施子順心上很怪著他，當時，也不好怎樣。眉頭一皺，想了一個法子出來，一定要叫馬廉去搖莊。

馬廉先前不肯，後來看見施子順聲色俱厲，祇得格遵台命。那曉得，那班人還是這個宗旨，祇要施子順押在那裏，便替他喊那裏。不到四攤，馬廉已下去了二百多塊，馬廉急了。這一會施子順押了一個四，卻開出一個二來，大家都趕著喊四。馬廉忍不住了，祇得指著寶盆說：「明明是個二，如何是四呢？」有一位穿缺襟馬褂的，對馬廉擠擠眼道：「兩個三，兩個五，如何不是四？」馬廉道：「一夜不睡，老哥眼花了，這是兩個二，兩個五，明明是個二罷哩。」當時大家無話，馬廉就把贏的收了進來。接著，施子順又押了一下：，開出來，卻是四，大家還是齊聲說：，馬廉道：「一個五，一個四，一個六，一個：，如何會是：？」就有人拿腳去踢馬廉，是叫他不要頂真的意思。

馬廉看了寶盆，用手指頭一個一個屈著數給他看。施子順心上大不耐煩，不由的翻了臉。搶過寶盆，往地下一丟，摔的粉碎，嘴裏還罵道：「滾他媽的蛋，難道我施大爺還訛人麼？真是不開眼的東西。」大家見施子順發怒，格外要討施子順的好，都硬派馬廉的不是。寶盆已經摔了，馬廉更覺不能分辨，真是有冤沒處訴，要改口也來不及了。不由的天良發現，一股惡氣也按捺不住，站起來就走。施子順看見他並不賠話，又不把錢賠出來，格外氣得不得了，不由的拍桌子大罵。大家又幫著批評他的不是，並說他是窮花了眼了。還有想替他周旋的，說是他向來不能吃酒，今天吃了幾杯酒，所以失其常度；也有說他向來有個痰迷心竅的毛病；有的說大人不記小人之過。紛紛攘攘老大一回，施子順的氣纔有點平下去。就有人說：「明天叫他來磕頭罷。」施子順道：「不稀罕

他這樣的狗頭！」那人道：「那也不是稀罕，是一定的規矩。難道他得罪了你老，你老就這樣罷了不成？」施子順道：「叫他等著罷，有他的舒服日子呢！」夏天夜短，早已天明。這班人的轎夫都來伺候著上衙門，這纔紛紛各散。

施子順回了家，就睡在煙鋪上抽煙，暗想：「我在廣東也算有名的人了，這個崽子竟不放在眼裏，要不給他點紅白看看，人家以後真要瞧我不起了。」眼珠子幾轉，早已想定了主意，便喊了一聲「來」。早有四五個管家進來站著，施子順道：「那個猴兒崽子明天要是來，不許他進來。」那四五個管家早就如雷的答應一聲：「是。」施子順又問道：「今天是初幾？」一個管家說：「是初五。」施子順道：「今天衙門裏有事，我要進衙門去，叫廚房裏備點吃的，早早開飯。那天李家送的熊掌，問問炖好沒有？」管家答應了去，不一刻回來稟復道：「廚子說，還不能吃，總得後天纔可吃呢。」施子順道：「這個狗養的，這樣懶。去對他說，明天晚上不整好了端上來，我是送他南海縣裏去。」管家答應著就去傳諭。

這時候，太陽出了，施子順反迷迷糊糊睡著在煙盤子上。約摸晌午的時候，祇聽得門口有人打門，管家趕緊去開門，問什麼事？纔知道是撫臺衙門口聽差的，因為撫臺要剃頭，喊不到他，發了氣，所以特地來請他的。管家忙過去推醒了施子順，告訴明白。施子順也慌了，連忙擦了一把臉，披上一件馬褂，跟了來的人一同進衙門去了。

卻說頭天晚上開賭，大家到齊後，宋媒婆也就過去安置了，所以這一夜的故事都不曾知道。到了次日，有福便：一的說了一遍。那曉得，這個馬廉是宋媒婆的心愛乾兒子。聽見受了施子順的氣，還聽說要毀他，心上頗有點不自在，就問有福道：「他的點子，你到底看見沒有？」有福道：「看見的，馬二哥實在不錯。一個五、一個四、一個六、一個：，如何會是：呢？」宋媒婆道：「雖是賭錢，都有規矩的。這又不是拿勢力壓服人的事，這是不作興的。也罷，我去勸勸他罷，叫你二哥過天賠個禮就算完了。」有福答應著。宋媒婆等到早飯過後，便去見施二奶奶，托他勸勸子順。又說自己同了小馬來磕頭就是了。

那曉得施二奶奶更是不知高低，不聽猶可，一聽宋媒婆替他說情，格外的如火上添油，索性指天畫地大罵起來，並且還夾了幾句混話。宋媒婆可是能受氣的人呢？早已滿腹煙生，冷笑了兩聲，走回來。又對有福道：「等到施大叔回來，你請他過來，我對他說。」一直到了上燈的時候，施子順纔回家來，滿臉上不高興，大約是很碰了大人一個釘子。一到家，他的女人便把馬廉有宋媒婆的包皮，所以欺負你這一番話說了一遍。施子順一腔怒氣，本來無可發泄，卻好借著這個機會痛罵了一頓。

接著又有福來請他，施子順道：「我不得空，我要同人做對，就做定了。我也不顧那個人的腰桿粗不粗，要有本事，各人做各人的去。」有福聽見話不投機，祇得回來告訴了宋媒婆。宋媒婆大怒道：「好，好，這小子竟是發了昏了！既是如此，你就去對馬二哥說，不許過去陪禮，有天大的事有我哩！就是有人殺了他的頭，我賠給他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氣烘烘的叫打轎子上院。

列位要曉得，施子順一月不過見撫臺五六面。這位撫臺剃頭，是按著初五、十四、二十三三個日子，所謂月忌的日子剃頭。至于推拿，往往是撫臺不舒服的時候，又不敢開口多說話。施子順不過是瞎吹，其實並沒有一點權力。宋媒婆是時常進去，不見大人，就見太太、姨太太，說兩句話比什麼都靈。

這回到了院門口，下了轎，扭了過去。門口人曉得他來慣的，非但不阻擋，反到同他謙和的很。當時，宋媒婆到了上房替太太們請了安，說了些閑話，大遠轉的說到：「候補知縣馬廉馬大老爺極有才具，新近不知道怎樣不見機，得罪了施司務。施司務說是要求大人不答應他，可憐他嚇的像個小鬼的一樣，昨天找我去替他求神。我勸他說是大人這樣的精明，如何能聽施司務的話？再也說不信，他這到是一件新鮮笑話，說給太太解解悶。」太太道：「那個施司務？」宋媒婆道：「就是剃頭的施子順。」太太笑道：「剃頭的那有這樣能為？況且他如何會得罪施剃頭的呢？」宋媒婆冷笑了一聲，也不作聲。

太太詫異起來，一定要問。宋媒婆道：「太太一定要問，我也不敢不說，可不是我送來說人家不好。施司務在外面是無般不做，哄嚇詐騙，件件都會。新近不知騙了什麼人，說給他求個缺，講定了一大筆錢。馬老爺曉得了，勸那個人不要做，說咱們大人一清如水，那裏會有這樣的事？那個人果然相信，回復了施司務，施司務問起，所以就恨極了馬老爺。在外邊各處發了話，說非求大人參他不可。就是這個緣故，太太可千萬別對大人說，祇當是我媒婆子來搬弄是非。」

太太聽了大為不悅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大人不過因為他手藝好，所以諸事優容點，那曉得價到他這個地步！現在是祇要有個會一隻手剃頭的，早已開發了他，祇是沒有這人，所以他纔跳上架子哩。」宋媒婆道：「一隻手剃頭的人，別省卻少，廣東並不稀奇，多的很呢。」太太道：「大人問過幾次，都說沒有，怎你說多得很呢？」宋媒婆道：「那是施司務的鬼。太太不相信，我明天同兩個進來，大人高興，就試試他手段如何？」太太道：「好，好，就這樣。你明天也不必自己來，打發人送來就是了。」宋媒婆道：「我不來不成，我不來，他也不能進來。」太太道：「也好，你進來談談罷。」宋媒婆又夾七夾八的說了一會，方纔走了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同了一個人進來，身材極其靈便。太太早已對大人說過了，宋媒婆一向是直出直進的，便也無人阻擋。大人卻並不是剃頭的日期，因為太太說了，就叫他進來試試手段，果然剃得好；就是推拿工夫，也勝似施司務。當時就招呼留下，開他一份工食，卻並不曾開發姓施的。姓施的曉得了，便知道站不住，央同伙裏替他告假，也是試探試探的意思，那知大人也準了假。施子順便收拾了行李，戴了帽子，上來磕頭謝飯。大人又賞了四十兩銀子，給他做盤纏。大人也是怕他回到京裏去說些不相干的話，因此還千分優待他。施子順嘴裏雖感激，心上卻是恨極了宋媒婆了。諸事已畢，便即搭船回京去了。按下漫表。

且說馬廉知道宋媒婆替他爭了這口氣，心中大樂。從此以後益發親近，問安、視膳，雖說是乾兒子，就是親兒子能夠如此，也就可以算做孝子了。宋媒婆又替他謀了一次署事，是潮州府屬的大埔縣。但馬太爺並不認識什麼字，幸虧身邊有一個老家人，文理卻尚通順，寫個把片子，封把信，都是這個人經手，叫做江明。馬太爺派了事，江明以為這錢漕稿案一定是他的了。那知馬太爺卻又是一樣心，以為若是給他這個職事，便不能時常在身邊指使，所以祇派了個伺候簽押房。江明心中很有點氣，馬太爺還是一會叫寫這個，一會寫那個，江明沒好氣，便故意的延捱。馬太爺先還好說，後來便有要反臉的樣子，江明越發仇結的深了。但是日行公事，都是刑錢老夫子作了主，輪不到江明說話，江明告假又告不脫。後來，馬太爺索性訓斥起來，說：「你要不好好的辦事，一定要打你板子，辦你的遞解。」江明氣得目瞪口呆，從此所辦的事，也明欺馬廉不懂，更加不成東西了。

廣東地方上人，吃洋行裏飯的人最多。有一日，馬太爺坐了堂，有一起毆辱斯文的案子。原告是個在學的士員，因為教村館，打了學生，這學生的爹是當過洋行細崽的，便來同先生吵鬧，又刷了先生兩個嘴巴。先生怒極了，便來告狀。馬太爺先問了原告，纔帶上被告，一看這個細崽的妝束，竟是一個洋人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就連忙退堂，招呼把被告請進來，分庭抗禮坐下，又賠了許多不是，纔開中門送出去，反到把原告打了二十手心，還要移學注劣，總算求了下來。當時，看的人都不懂這個講究，還當是被告與馬太爺有交情呢！

這位原告既被細崽毆辱，又被縣官無故打了二十手心，心裏十分不甘。便糾了一班同學，送了一張公呈到府裏去上告。府裏看了也覺詫異。然而每年收受縣裏的陋規不少，又不能不徇袒縣裏，也含糊批駁了。這班人就大為鼓噪，一直告到省裏去了。臬臺準了狀子，派人下來密查，馬太爺也得了信，祇得到省裏去走了一趟。一則因為法案情離奇，想去設法消彌。一則因為到任後，還未接太太來署，順便可以同了太太到衙門裏來。當時計議好了，一徑帶了江明，還有幾個跟班，到省裏來。

他住的是東門裏的公館，剛剛到得門口，看見門口出進的人實在不少，心裏奇怪，連忙就問是什麼事？早有留在家裏的一個老管家出來請安，隨即回說：「是太太今早黎明得急癥死了，現在正忙著收殮哩。」馬廉大驚，三腳兩步跨到裏面，撫尸一慟，免不得買棺成殮，停喪在堂。就一面稟到，一面請了三天的假。假滿已過，各憲都問起這案子，馬太爺說是洋人做了被告，卑職為弭消起見，纔把原告懲責了幾下。各位大憲一聽見是洋人，心上早有點膽怯，祇有臬臺不相信，說是且等委員回來再說。

馬廉回到寓裏，心中不甚爽快，真是公私交迫。一個人睡在煙燈上呼呼的抽煙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便喚江明問道：「我看見人家帖子或是名片上，名字旁邊另有一個小戳子，是個什麼講究？」江明道：「那是有了服制的意思。」馬廉道：「人家男人死了，女人替他穿服；女人死了，男人是穿幾年服？」江明道：「聽說是一年服。」馬廉道：「是呀，我的名片旁邊，應得要加一個

小字戳子，方是正理。」江明道：「是，明天就招呼去刻一個來，不過三個錢的光景。」馬廉道：「不要刻，我有現成的。」停了一會，馬太爺的煙癮過足了，便走到房裏去，開了一個洋鐵拜匣。查了一回，查出一個小戳子來，放在桌上，吩咐跟班的拿去印在名字旁邊。

原來馬太爺向來吝嗇到極處，不拘是什麼東西，都留好了。這個戳子，還是從前丁外艱的時候用的一個「制」字。馬太爺並不曉得什麼講究，也並不認得這個字，但是，他的圖書及別樣的東西，這頂上都刻好一個「上」字，他卻死命把個「上」字記住了，所以也不曾倒用過什麼東西。此次發給跟班，他還吩咐「這是上，這是下」六個大字。偏偏這位跟班同老爺一樣，亦是一個字不識，接過去磨了墨，就一張一張用了上去。江明一旁看見，心裏明白，本待要上去說明，祇因挾個不派他好行當的仇隙，也就閉口不言，好在也不是交給他用的。不多一會，馬太爺的名片上、帖子上，都刻了一個「制」字放在一邊。

到得次日，馬太爺上過衙門，免不得去拜一拜客。有的是擋駕，有幾位見的，看見他帖子上都刻了一個「制」字，不覺詫異道：「沒有聽見他丁憂呀？」後來同寅中大家談起來，纔曉得他家留的名片，都是如此。就有好事的去打聽，他家死了什麼人？纔知道是太太死了。因此，大家都傳做笑話。更有一家什麼報館裏替他登了報，說是「妻喪稱制，是從馬老爺為始」的話。馬老爺卻並不知道，還是各處用他的「制」字名片。到後來，馬太爺的相好知會了馬太爺，方纔收了回去，另外刻了一個「服」字圖書。又因為自己發出去的，也就不能罵跟班昏蛋了。

馬太爺在省裏住了幾天，查辦的委員回來了，纔曉得洋行裏歇出來的細崽。被臬臺大大申斥了一頓，又上院請撤他的任。馬太爺聽見信息不好，又是剛要收漕的時候，祇得連夜回大埔去了。暗地裏又切實的托了宋媒婆，宋媒婆替他極力周旋，纔定了漕竣交卸的辦法，馬太爺更是感激。但是自從打省裏回來，曉得是不能久任的，便百事不問。任是什麼呈子，總批一個不準，除了命盜案件沒有法想，還是仍舊要去驗看。祇等收過了漕，腰包裏滿了，好交卸回省，另謀別事。

這日坐在煙鋪上，忽然刑名師爺走了過來，馬廉趕忙起來讓坐。刑名師爺便提起，接到省城裏密信，說是制臺被參。因為說是有個媒婆子出入衙署，賄買差缺，已是放了欽差的話，並且折子上牽連的人不少。馬廉一聽，大驚道：「真的麼？」刑名師爺便從靴頁子裏抽出信來，送給東家看。無奈東家並不認識，祇得胡亂假裝著看。刑名師爺從旁一看，那一張信卻是顛倒拿著，肚裏好笑，也不好說什麼。馬廉此時心裏很不是味，當著老夫子，又不便叫江明來念講給他聽，祇翻了一翻，算是看完了，依舊送還刑名師爺，收入靴頁裏去。師爺看見東家無精打采，便也起身去了。馬廉輾轉一想：「這事很不好，怕的是自己功名保不住。」祇得喊了江明來，要專人到省裏去打聽。江明道：「這事要是真，欽差出京，總要幾個月，那是老爺已是交卸了。忙也不忙在這幾日，且到那時候再說罷。」馬廉聽見有理，祇得暫時擱起，無奈心裏總是放他不下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